



■ 对话作家熊育群

“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”

《钟南山：苍生在上》是如何写成的？晨报记者对熊育群进行了独家专访。

■ 写一个几乎透明的人，是挑战

新闻晨报：一口气读完这部作品，非常震撼。请问，为什么取名《钟南山：苍生在上》？

熊育群：用“苍生在上”这四个字，想描述的是钟南山这个人物的情怀和悲悯。对病人也好，对生命也好，他的一种悲悯与情怀，他的心里装着病人，为了病人什么都可以豁出去，他把人的生命看得至高无上。

新闻晨报：这篇传记为何从那一夜钟南山奔赴武汉切入？

熊育群：这样切入很自然，这场战役对钟南山来讲，正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他接到了国家交给的任务，情况又是那么紧急。从文学上来说，那就是一个出征的场面，由此展开人物的故事。

新闻晨报：钟南山的事迹几乎人人皆知，要写这样一个人物，写作者的创作空间在哪里？您在写作上进行了哪些探索？

熊育群：钟南山几乎是一个透明的人，如果去网上搜索，他的资料全都有。但这些都是碎片化的，我把这些信息连接起来，将它们融为一体，从中你可以看到他的心路历程。我的书写，是把我的眼光、思想和认识带进文本，这是我心目中的钟南山，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的钟南山。对于钟南山这个人物而言，我通过他把两场很大的疫情带出来，这也是我写作的意图。不是只限于这一个人，而是将这个人物置身于一个大的时代，通过他来反思社会。

新闻晨报：在写作时，最大的难度是什么？

熊育群：他是一个公众人物，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但你还写他，这是一种挑战，仿佛一场“戴着镣铐的跳舞”。但所谓的难处也是特点，也是特色，把难处克服了就是难能可贵的作品，具有独特价值。

■ 他身上最硬核的东西，是不屈

新闻晨报：非典之后您专访过他，时隔17年后再写，钟南山有什么变化？

熊育群：他很率直很性情，这些年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始终保持他的本性，并且为人谦和。他的性格、性情贯穿一生。一件事情的处理或许有当时的原因，但事情叠加在一起，就反映他这个人，反映他真实的品格。坚持自己的良知，勇往无前地去做，这是他身上最可贵的东西，而正是这样一种情怀，让我特别有冲动要写他。

新闻晨报：从这部作品中读到，钟南山的一生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，您认为，面对挫折，他身上最硬核的精神是什么？

熊育群：最硬核的，是他有一种不屈的精神。有一种事业心，有股顽强的动力，

他不服老，虽然84岁了，但如果说他是个老人，他会不高兴。到这样的年龄依然上班，依然忙碌，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，在事业面前，一切困难都不能让他屈服。

新闻晨报：这部传记最初写完是9万字，后来变成了12.5万字，写作中经历了怎样的修改过程？

熊育群：我写作时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，写得脑袋就像发热的转子，天天关注新闻，搜寻信息，看到手机都想吐了。热时间只是一个方面，最麻烦的是我写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事情，它时时都在变化之中，新的事实出现了，又得补充，不准确的地方还要修改，我不想放过任何细节。

新闻晨报：面对这样一个英雄人物，你如何把他当成普通人来写？

熊育群：这与我的世界观有关。在我看来人人平等，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，这取决于他愿不愿意去做。在我眼里，钟南山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他自己也说过：“其实，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。”也许历史机遇把一个人推到了某种位置与高度，但这个人还是这个人。

■ 情感上最打动人的，是大爱

新闻晨报：在非典和新冠肺炎两次重大疫情面前，钟南山都敢于说真话。敢医敢言，是他的天性，他这种天性的养成，您认为哪些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？

熊育群：有些是他血脉里的东西，家庭有此传统，书里很多地方写到了他家的家风。这也是钟南山本人价值观的追求，他是一个科学家，求真务实，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。面对疫情，很多人会因此丧命，生命是至高无上的，这样的信条给了他底气。

新闻晨报：书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，仿佛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时您都在他身边。写作这样一部纪实作品，您前后多少次采访钟南山？如何努力接近他内心的风暴？

熊育群：这就是作家的一种写作能力。关于钟南山本人的情况，我非典后有过深入的采访，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材料，这些年也在长期关注着他。他的助理苏越明在十分忙碌的情况下，一直不断地回答我的问题，很多重要的事情得到了钟南山的印证和解答。我也采访了钟南山团队的医生，到了他工作的广医一院，呼研所的黄庆晖书记、广医一院中医科张志敏主任等都提供了帮助。大量积累，直到这个人物在你心里活了。

新闻晨报：您在书中写到了钟南山的家庭、爱情与婚姻，这也是很多读者非常关心的。他在情感上最打动人的是什么地方？

熊育群：最打动我的是他的大爱情怀，他最大的特性就是仁心。医者仁心，在他身上得到最大体现，他把病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急病人所急，这种大爱精神与人文情怀，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，包括他对家庭的责任、对婚姻的忠诚。

晨报记者专访钟南山传记作者熊育群

十七年后的这一次
他时常落泪

晨报记者 徐颖
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地球按下了暂停键，在这场世界性灾难面前，中国记住了一位耄耋老人，他就是84岁的钟南山。由作家熊育群撰写的12.5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《钟南山：苍生在上》，在昨天出版的《收获》杂志长篇专号2020春卷上，作为头条首发。

“2020年1月18日，现代速度的高铁刺穿凛冽的夜色，向着疫情正在失去控制的‘震中’武汉呼啸而去。”熊育群的作品，就从钟南山登上驰往武汉的高铁写起。

在这部12.5万字的作品中，熊育群把笔触深入到了钟南山的内心世界，从他的精神与情感进行了大胆的挖掘，并且打破时空，将人物置身于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，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，并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。《钟南山：苍生在上》以六个独立而又相连的章节，两场相隔12年持续的观察与采写，从钟南山家庭成长环境，到他的求学之路、爱情与婚姻、医学追求……从最普通平凡的日子到充满挫折的人生命运，以大量翔实丰富的细节，刻画了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。

熊育群说，“非典时我写了他，那时候我在《羊城晚报》当编辑。17年后又写了他。在我看来，他就是历史。”他在新书后记中这样写道：“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，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了，写作者有责任记录他写好他。他的所作所为，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。他的出现，是我们时代的幸运！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！”但如何写好钟南山这样一个人物？写作时，熊育群把握一条准则：不想神化任何人，人都是一样的，都有七情六欲，都有自己的缺陷，“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”。

在书里，熊育群多次写到了钟南山的泪水，“子夜/昼短夜长/书写一位耄耋老人/那一夜匆匆行色/何以连接了万家哀哭/他的眼泪/落成一个国家的泪水”。熊育群说，非典时期钟南山经历的比现在难多了，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落泪。这一次，他多次泪目，都是真情流露。他说：“我一直在想，非虚构作品塑造人物，如果只是写他的行为，不能写到他内心的情感与精神，这样的人是难以写活的。既然是文学作品，我完全可以写他的情感与精神，虽然这是我在写，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，这个依据就是现实的逻辑和我对他的认识与把握。流泪就是他情感最强烈的时候。”



制图/潘文健

收获
长篇专号
HARVEST

春卷
2020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NOVEL
HARVEST